

處男作獲金像獎4項提名 導演陳大利訴說心底話

《黃金花》(Tomorrow Is Another Day)由《狂舞派》、《葉問》編劇陳大利初次自編自導，金像獎最佳女配角毛舜筠、香港話劇團演員凌文龍演出。本電影獲得第3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4項提名，包括最佳女主角(毛舜筠)、最佳男主角及最佳新演員(凌文龍)，以及新晉導演(陳大利)，凌文龍更憑細膩演出獲得第12屆亞洲電影大獎最佳新演員提名。那就由我們來聽聽導演對電影的一番心底話。

訪問：鄭保威 整理：伍小月、鄭保威

其實《黃金花》是我第一部電影。我想拍一些自己熟識的題材，我IFVA得獎短片是拍一個母親，我很喜歡，也得到過公開承認，所以便捉住母親這個題材去拍。怎樣才能把一個母親拍得極致？我想拍一種無條件最偉大的愛。以前我住屋邨，很多時在屋邨樓下的巴士站會見到一個媽媽，拖着她有特殊需要的兒子追巴士，他們在跑，那背影是很「淪盡」的，很多甩漏，但這畫面很美，很感動，很浪漫，我很想將這些都寫下來。「黃金花」的母親有一個患有自閉症的兒子，就是這樣決定的。我寫了一個老公公有外遇，因為吵架離開了家庭，媽媽要守護這個家，她生出一個念頭，就是部署計劃去殺那個小三，用這個戲劇行動來寫母子情，形成了整個故事架構。

資金不足現危機

寫劇本時，我心目中主角是Mo姐(毛舜筠)，她看這劇本很有興趣。故事內兒子角色是自閉症加中度智障的，又是主角，很難找演員。我希望找新演員去做。因為母親是Mo姐，有種星味滲透出來，所以這個兒子也要跟Mo姐襯得上，假若找個太真實太赤裸的，觀眾不會相信。我要求有樣又有演技，所以難找。一天跟Mo姐吃飯，她提及有次看舞台劇看見一個男演員做得很好，希望我找他Casting。我Casting完，第二天便決定由他擔任男主角，因為他正好是有樣有演技，剛好符合我的要求。他是做了十多年的舞台劇演員，身體



■呂良偉飾演一位疼愛兒子的爸爸，為照顧患有中度智障的兒子而承受極大壓力。

節奏很好。爸爸的角色我找的男演員不是沒檔期就是不想演，可能這角色表面看似不太討好，離家出走又有婚外情，但實質上在我心內他不是這樣的，他不是一個壞人。在最後一刻，我想起呂良偉，大家全部贊成，甚至認為是最適合人選。呂良偉認為這個角色很貼地，而且這個故事有意義的，於是有興趣演出。但是他檔期很少，所以我改劇本，壓縮他成為配角。

在開拍前一個月，資金出現危機，於是便要停拍。後來安安姐(余安安)、Mo姐、黃子恒等努力找投資者，終於找到人願意加投資，更申請了電影發展基金，最後才能開拍。過程反覆如坐過山車，幸好事情只在一個星期內發生，所以大家的檔期不用改。

電影只拍了19日

《黃金花》沒太多資金，只拍了19日。在現場我沒時間想太多，所以前期工夫要做很足，我開始做一些真實個案的資料搜集，去了解自閉症青年應該怎樣去演繹。我找來兩個真實家庭：家俊媽媽和余大俠，他們分別來自中度智障和自閉兒子的家庭，凌文龍的角色就是由家俊媽媽的兒子加余大俠的兒子混合而成的。我和演員用三、四個月，一起去訪問這兩個家庭，跟他們一起吃飯，觀察他們日常生活。有時我會找余大俠出來討論劇本，向他請教我這樣寫，對他們來說是否會有些什麼不好。余大俠以前曾在電影業工作，所以他提供的資料好有幫助，甚至在拍攝時，他也會到場，幫助我作出很多細微的調節，教凌文龍怎樣演繹，和說出一些父母的心聲。很多細位，例如怎樣拿起一隻匙羹，幫助演員演得真實，效果很有質感。

整個拍攝的過程壓力很大。因為Budget問題，最多試過一日拍六、七場戲，半小時拍完一場也試過，當然只是很簡單的鏡頭，其他場數最多只拍三至四小時。當時我跟自己說，拍



■在照顧兒子時，兩人有好多互動的動作。

完就是贏。當中很多事我妥協了，例如明天要拍，今天還未找到場地。亦有時因為沒有場地而刪減劇本。但有一樣我不會妥協，就是戲劇，就是演員的演繹，這也是為什麼我在前期要花那麼多工夫。我預期製作上會出現問題，所以必定要事前做足功課。

剪片花好多時間

終於剪片了，剪接時，回想拍攝那麼辛苦，必定要剪到最好。怎料我剪了很多個版本，剪了年多兩年，整件事拖着，我將各個版本給相關人士看，有些老闊認為可以，有些認為不太好，最後我選擇了現在這個版本。偏向Melodrama(通俗劇)。這部戲不是藝術片，我只是用主流說故事方法去說非主流題材。非主流題材令觀眾以為這部戲很藝術，其實整個故事的起承轉合跟《葉問》這些商業片沒有分別。

《黃金花》早前在「香港亞洲電影節2017」上映，我很擔心，要真正面對觀眾，不知反應怎樣。放映後的分享會中，很多觀眾很感動很喜歡，加上優先場反應好，我才放下心頭大石。我知部戲一定有讚有彈。當中有很多做得不夠好，有可以進步的地方，但我已是盡了力，很感恩。現正在等正式上映，還未知正式上映時觀眾反應會如何。這部戲賣斷了給內地，再加上其他賣埠，已回收了八、九成的成本，再加上將來香港票房，已經封蝕本門。



■導演希望電影能觸動觀眾，對有特殊需要的人士多一份關心，少一點歧視。

■毛舜筠在片中飾演黃金花黃師奶。

沉默也是種溝通——《黃金花》



■《黃金花》劇照。

去年《一念無明》上映引來很大迴響，除了讚揚余文樂和曾志偉的演繹，亦引起社會對精神病人的關注。今年上映的《黃金花》同樣以社會小眾病人為題材，而且同樣賺人熱淚，值得推薦。

《黃金花》由毛舜筠、凌文龍、呂良偉主演，講述一個屋邨師奶帶着患有自閉症和智障的兒子，面對丈夫出軌，如何跨過報復心態，重新振作。一直覺得毛舜筠很有觀眾緣，由多年前的《家有囍事》到2006年的《早熟》，再到往後的處境電視劇，雖然產量不算特別多，但不少角色都為觀眾留下深刻印象。這次《黃金花》飾演被迫報復的屋邨師奶，充滿母愛和溫柔，雖然可以更狠，但已經算是近年的代表作。

不得不提的是凌文龍，這個名字大家可能有點陌生，不過如果熟悉香港話劇的觀眾，應該會記得這個名字。凌文龍在《黃金花》中飾演自閉兼智障的二十歲青年光仔，電影公司的宣傳文字形容他技驚四座，絕對沒有誇張。這個大銀幕的新面孔，不論咬字、神態、動作都演繹細膩。凌文龍

不單演活光仔如何活在自己的世界，更慢慢讓你了解他的世界。本年度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台上應該少不了他的身影。

你可能會覺得，身邊沒有自閉症患者或者智障人士，這個故事和你有點距離。但事實上，《黃金花》還是個關於溝通的故事。電影中光仔獨愛金魚，和金魚有一場又一場的對手戲。金魚彷彿是光仔的隱喻，雖然無法與人溝通，但其實一直自由自在的浮游。光仔和金魚看似是相濡以沫，但其實只有他們明白，沉默也是種溝通。電影最後一幕，一家人走入水族館，魚和人重疊，也是光仔和爸爸媽媽三個人三個世界的重疊，為這場師奶復仇記帶來最好的化解。

我們都不是光仔或黃師奶，不過每個人都自己的小世界，都渴望被了解。或許需要學懂認識不同的世界，生活才能有花，有光，也有魚。

文：鄭文峯

喪鬼，又驚又嚇

被喻為今年最恐怖嘅韓片《瘋人院逐個捉》(韓文名：昆池岩)，在韓國一開畫即時成為首日票房冠軍。以我做了鬼故事分享已有二十五年之多，也探討過某些鬼屋情況，這間瘋人院有齊所有恐慌元素，包括荒島、交通不便、神經病院、有殺人傳聞，只有少量燈光照明，有女生在探險，所有都到達猛鬼元素……好正。

《瘋人院逐個捉》被喻為世界七大恐怖禁地之一，同日本青森自殺森林、軍艦島等齊名，CNN亦報道有唔少人嚟到呢處感受恐怖體驗，事實上《瘋人院逐個捉》係描寫昆池岩上嘅一間精神病院，當地傳說因為有病患陸續離奇死亡，令到呢間精神病院嘅90年代關閉大吉，有傳係因為醫生虐待精神病患者，才出現死亡事件。由於傳說傳到甚囂塵上，令到唔少自稱大膽人士都嚟到呢處挑戰膽量。

大家對偽紀錄片式的拍攝手法都不陌生，往往有出奇不意的效果，今次就有韓系恐怖

電影《瘋人院逐個捉》，將真實中被喻為「探陰勝地」的韓國昆池岩精神病院作背景，似真似假更得人驚！而偽紀錄片式的恐怖電影手法，早在1999年的《死亡習作》，近年亦有另一系列《死亡直播》，都是採用業餘拍攝的鏡頭，經常搖鏡不穩等，增加電影的說服力及臨場感。有人喜歡它對主角的驚恐描寫，亦有人不喜歡鏡頭太搖看到頭暈嘔吐。《瘋人院逐個捉》就是同類的韓國電影，賣點以真實存在的「韓國三大鬼屋」之一：昆池岩精神病院作背景，配上流行的直播文化新穎推出，相信有一定吸引之處。

對比歐美驚悚片以驅魔、殺人魔為主題，日韓拍攝的同類型電影，以衝擊人的心理為主導更是直擊人心。

文：路英



■看《瘋人院逐個捉》演員到昆池岩探險，好恐怖。

新的真不如舊？



近年大台收視每況愈下，即使計盡所有平台的點擊瀏覽人次，平均亦有21、22點收視，跟十多年前還有近三十點收視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或者有見及此，大台於深夜重播經典劇集，在零成本的情況下，竟也吸引到十點八點收視。這更加令人篤信，電視劇新不如舊，是比鑽石更堅硬的道理。

然而，事實果真如此？

最近有機會重看八九十年代的經典劇集《流氓大亨》和《刑事偵緝檔案》：主題曲的旋律一響起，那個年代的獨有回憶便立刻湧現；還有看到今日已上「神枱」的演員、當年最如日方中風華正茂的模樣……這都是現時的劇集難以找到的元素。不過今天再看昔日的經典，卻令人發覺即使如《流氓大亨》般膾炙人口，精彩的，都只是零碎的場口，相反故事整體都是很粗糙。正邪角

色的塑造，都是十分一面倒，雖然鮮明，卻又顯得平面。

執筆之時，大台新劇《逆緣》剛首播，視撈人作為一個橫跨三十年的電視迷，大概嗅得出明年今日，這齣劇早已被觀眾遺忘。不過若你細心留意，會發現角色之間的互動關係，會比不少經典劇集更加緊密合理。以《流氓大亨》為例，當年的創作人為了在方謹昌(萬梓良飾)與鍾偉舜(吳啟華飾)之間製造張力，很多衝突其實事前沒有足夠的鋪陳支撐，所以犯駁位也很多，只是靠演員的魅力來遮掩瑕疵。相反似是無法成為經典的《逆緣》，描寫主線的關係：祖父鍾定國(陳家樂飾)、父親賀和平(姜大衛飾)和兒子賀永年(黎耀祥飾)個性更人性化之餘，角色的互動亦更合理。特別是他們三人首次相遇——姜大衛濫收陳家樂的士車資，剛巧被與其不和的黎耀祥發



■新劇《逆緣》劇照。

現，自然急於破壞其好事；惟當陳家樂想道謝時，黎耀祥卻冷冷的回應，表明自己不是要跟他友好，只是一心要破壞姜的「好事」而已。這些微細的互動，看似無關痛癢，但見到創作人對於角色之間應有的反應，都是鋪排上力求恰到好處，令劇情發展不會太突兀。

「舊」真的比「新」好嗎？若硬要說舊一定比新好，大概是舊一代生在一個易於發園的好時年。

文：視撈人

《無聲絕境》艾美莉攜導演老公上陣 抵擋怪物

一般恐怖片都以聲音營造驚嚇效果，但昨日在香港上映優先場的荷里活新片《無聲絕境》(A Quiet Place)就一反常規，「無聲勝有聲」，講述一家人必須保持沉默，躲避聽覺極敏銳的外星生物追擊，新穎拍攝手法獲Rotten Tomatoes影評人100%好評。演技型男約翰卡辛斯基(John Krasinski)此次更「演而優則導」，擔任導演及男主角，與女星艾美莉賓特(Emily Blunt)夫妻檔在大銀幕首度合作，戲假情真。兩人在訪問中表示，他們要用家庭的溫情和互相扶持抵擋外星生物。

電影講述一群無堅不摧的攻擊性生物將地球佔領，並以聲音來捕獵；就算只是微弱響聲，都可能招致襲擊喪命。一個已失去一個孩子的倖存家庭，每日唯一保命的戒條就是「絕不能發出任何聲響」，否則父母和剩下的兩個小孩，還

有即將出生的嬰兒，將面對前所未見的未知後果。為了求生，艾美莉賓特飾演的伊美蓮及約翰卡辛斯基飾演的阿利想出了多條末日求生守則，例如在泥石地上鋪沙，以消滅腳步聲及盡量用手語溝通，避免說話。

好爸爸代入角色

約翰卡辛斯基第一次讀到《無聲絕境》劇本的初稿時，艾美莉賓特才剛生完他們的第二胎。迎來小生命固然值得高興，但同時這位爸爸亦因再為人父而感到焦慮不安。「每每想到要如何保護女兒、怎樣做個好爸爸，就彷彿完全代入了角色。」他說。於是，第一次自導自演的卡辛斯基靈機一觸，在這部恐怖片中營造出聲音與寧靜的矛盾、恐懼與愛的衝突，給人恐怖感之餘又帶着情感的溫度。



■一個已失去一個孩子的倖存家庭，每日唯一保命的戒條就是「絕不能發出任何聲響」。

5度入圍金球獎的艾美莉賓特今次飾演一個懷孕的媽媽，角色本身對白極少，她只能靠面部表情和動作支撐整個演出，是一次演技大爆發。艾美莉憶述：「很諷刺當初未讀劇本前，提議老公用她的朋友做女主角，但看完劇本後即出現要演這個角色的念頭。」她又盛讚老公說：「故事很有深度，超出了一般恐怖片的手法。」

最後，卡辛斯基期望《無聲絕境》能嚇到觀眾之餘，亦可令人明白家庭的威力所在。他總結：「主角一家只能夠彼此互相依靠，無路可走。但牠必須停留喺家庭嘅農莊，學識一齊生存。換句話說，但牠彼此間嘅愛同理解，就成為咗但牠最大嘅精神後盾，幫助但牠搵到生存落去嘅機會。」

文：陳添浚

送《無聲絕境》優先場戲飛

香港文匯報 WEN WEI PO

由洲立影視有限公司送出《無聲絕境》電影優先場戲飛20張予香港《文匯報》讀者，有興趣的讀者們請剪下《星光透視》印花，連同貼上\$2郵票兼註明「無聲絕境電影優先場戲飛」的回郵信封，寄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3樓副刊部，便有機會得到戲飛兩張。先到先得，送完即止。